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

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其二曰季

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子無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

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得八駿馬獻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

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耳獻之穆王為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誕故不錄而取鄭丹言

穆王事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

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

王時代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

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興五

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御戎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太山爲祟使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襮獻公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衰衰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及諸公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難亡奔翟成子從之翟伐廡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爲晉文公文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趙姬亦請逆盾與其母旣至姬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以叔隗爲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寺人教鞅曰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謀

元帥成子曰卻縠可將以成子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八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爲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伐任國政是爲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克更立襄公太子夷臯是爲靈公宣子脩明典法晉國以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賈季曰趙衰文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侈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其忠敬不忍害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云徒有嘗餓于鬻桑宣子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族子穿攻靈公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且為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

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也公行宣子請以括為公族

而已為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惡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

成公許之宣子卒子莊子朔嗣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

亦晉成公之八年也書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廢胥克

使趙朔佐下軍卻缺為政而趙朔為卿則盾已死矣非景

公之時也景公成公晉景公三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

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

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諧之景公曰同括將為亂十七年

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少畜於宣孟言於景公曰成季子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

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

亡朔不獲遂殺朔及同括嬰齊朔妻晉成公姊有蠱疾走

公宮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

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楚于邲十二年晉作六

軍括始為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年禍作而武已生畜

于公宮韓厥為言而復歸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

也且趙氏大宗非其家亂倚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

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立異說如公

羊叔術術只語黃池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太史公信此

亦已晉悼公立文子始為卿十三年超將上軍平公十年

遂為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說之十二年會楚

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諸侯之兵楚人衷甲文子

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先軟文子亦不爭諸侯貴之

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號文子於是

年未五十耄而語媮周劉夏魯叔孫豹秦公于鍼與醫和

皆知其將死歲終而卒子景叔成嗣晉平公非賢君也文

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文子死晉遂
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
夫于黃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
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
及荀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爲刑書孔子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
何往衛侯請執牛耳二子按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
一年魯陽虎來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
簡子召午殺之趙穆涉賓以邯鄲叛使藉秦圍邯鄲荀寅
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七年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簡子
責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以爲卿范臯
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臯夷代吉射荀躒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其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反伐
公敗奔朝歌韓魏爲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
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
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
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
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

一年簡子圍邯鄲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二十二年
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邯鄲柏人雖名晉卿實專晉
權奉邑侔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黃池爭長未決而越
入吳簡子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
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久乃先
晉衛莊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
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
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姑布子卿者差
相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為將軍者至子母恤曰比將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

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母恤果賢後又告諸子吾藏寶符

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母恤還曰已得符矣

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母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母恤為世子三十六年

簡子卒母恤嗣也左傳魯哀公二十年晉定公之三十六年

死三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

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

母恤與知伯代鄭十七年簡子卒襄子元年越圍吳使楚

隆問吳王蓋出公定公之子也使簡子之死實出公十七

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
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
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而推次襄子行事之年故襄子在
位凡五十三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二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
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盍使吳王知
之乃使隆往弔焉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
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
之及其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
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
周爲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瑶伐鄭門子桔柣
之門瑶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
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伐四

四卿知氏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是年四卿分地見晉

公立之年趙世家云襄子之四年蓋太史公下建正

正分邑之年四卿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荀瑶

盟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

鄭之怨不與瑤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張孟談而告之曰知伯請地三家而

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

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

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具而

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

遂不沉者三版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

晉蓋慎准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

魏韓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瑤軍瑤救水軍

以亂三家交攻之遂禽瑤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

巨非病也昔樂公如此樂將有所言矣居二日半

子寤言諸大夫曰君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子記

之皆物於數蓋戒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死於夢矣及

亦言或知伯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為

難說無所考據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知非為國

之要不可載之世故於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

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

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

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

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

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襄子弟

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意

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處於此言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魏文侯十七年

記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於樂毅傳言樂羊既取中山其後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然戰國策言羣首立

五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犀首與趙武靈時不甚遠或曰

中山古鮮虞姬姓竟未詳其實也徐廣曰中山武公西周

相公之子也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不知廣何自得

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

此說然其時周襄已甚亦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

田人方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
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
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
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充君說使謂相國
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

武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

烈太子章是為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

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九年代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

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

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

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郵攻鄭敗之以與韓

韓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

之敗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

魏惠王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誤
魏惠王既定位二年前改趙于懷敗韓于馬陵據韓魏世

年表並同而趙世家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

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

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

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

攻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

民此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

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

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

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緜與太子爭立緜敗亡奔韓

二十立是為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

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元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

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

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

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擯秦肅

侯從之以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

約諸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說齊

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

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

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

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武靈王元年陽文君
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君來朝信宮武
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
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
城鄆四年與韓會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使國人
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
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於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
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
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之年李兌約五國伐秦無功罷
岸自惠文始而追謚武靈王於成臯欲陰構於秦以解其怨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
齊王令公孫衍以攻宋說李兌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
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

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

宋之時也臣已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

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

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

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

百世一時也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

代亦為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

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

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

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日齊破燕十一年王召公子職

於韓立以為燕王樂池送之裴駙曰案燕世家子之死燕人共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

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三年秦拔

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茗之華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天入內其女娃羸娃羸孟姚也甚有

寵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

立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

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鄆狼敗林人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

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

之勞而享前世之勲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

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於是
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宣父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
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
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
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
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緹譌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
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万物
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行也今王合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報王
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
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
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
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秫絀大吳
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郊禋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共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
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
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
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於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
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伐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
時中山貢齊之疆兵侵暴五原係累吾民引水圍鄯微社
殺之神靈則鄯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鄯事
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一
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
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
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
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典也
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竒者志淫則是鄒魯無竒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至人利身謂之服便事
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
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
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詔爲右軍許
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剪將車騎趙希并
將胡代趙與之陘

徐廣曰陘者山絕之名常合軍曲陽攻

取丹丘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鄆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

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

周昭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王子何

是爲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爲相國并傳王王

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

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

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

之爲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二年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楚懷
王自秦來奔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
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
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
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
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
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
相關兩斃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惟寐忘之
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

交壤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
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
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
餌趙而離三晉今主美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韓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
秦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
禍安環中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梁之與韓之怒割必深矣
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二邊楚王聞之必不入
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也便於三晉若楚王

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熟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翟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為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為怨府無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王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不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之女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觀群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北

面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爲太子矣主父得惠后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之又惠后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食探爵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成爲相號安平君兌爲司寇王少成兌專政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

二十一年齊秦自立爲東西帝既而皆復爲一王董叔與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取安邑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符通此必加兵於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然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

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豕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涇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刻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豕曰敝邑之君有母豈不能教誨以惡大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

馮之十三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樂毅以五國兵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王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啖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

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一周西祭器秦獨私之
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
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金
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
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
以三郡攻上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巴
注新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
山之玉不出北三寶有亦非王有巴王久伐齊從疆
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審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
也天下屬行以謀工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
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
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乘於魏反至分先俞於趙齊之

王宜爲上交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
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
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
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巴擊齊伐趙拔
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冉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
氏大潦漳水出魏舟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
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
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

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
廉頗將攻樂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
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
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
河水出大滌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
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
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
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
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
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
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后
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爲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榮孟為高平君使

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今盧高唐平原城邑五十七以與齊求安平君田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三城五十七邑此與敵國戰覆軍殺將而求者也今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奢嘗為燕守上谷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君奚求安平君為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僕已言之王王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燕豈如肝涉血之耶使平安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知又安肯與燕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疆為趙疆則齊不復伯矣今得疆趙之兵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蔽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平原君不聽田單將而

無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之言二年惠文
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
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惟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
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
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
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
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
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
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大
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
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
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
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閒免廉頗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射

殺括軍四十餘萬降秦秦皆阬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計
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說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
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合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
入秦為媾諸侯見秦趙為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
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
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將景陽及魏公子無忌皆
來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
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被
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
年邯鄲屠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
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使栗谷以約歡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

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
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
樂乘為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圍燕以
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
年燕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七以龍允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秦
拔我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子質秦秦復歸之

史記六國年表是歲太子從質秦歸
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春平君因

留之泚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

甲如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

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

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

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

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

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史記遷謚

一日得王世本悼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遷之母倡也

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讓趙

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

死為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

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却之五年代地大

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

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

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擊之

王信秦閒誅牧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忽軍破

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為秦趙

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為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

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疆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

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

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

...

園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
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夫
矣積此三夫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
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
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趙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古史二十一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文王之子而封於武王

左傳

言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太史公言畢公止以為周同姓失不考之左氏也成王

末年與召公為二伯率東諸侯以相康王君陳既沒康王

乃命畢公保釐成周其後絕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

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

萬為大夫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

以從盈數其必有衆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諸公子爭立

萬之子曰武子欒從公子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是為文

公以欒襲魏氏後且為戎右從但曹曹僖負羈有施於文

公今無入其家，與顛頡怒曰：坐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獨殺頡，而舍羈以舟之僑代爲戎右。武子由此不用，武子生三子：一曰顛，嘗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有子曰頡；二曰錡，邲之戰射楚共王中目，楚王使養由基射殺之，有子曰相；三曰莊子絳，最事晉悼公。公平初爲中軍司馬，悼公三年，會諸侯于雞澤，公弟楊干亂行，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五石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改，請至於用鉞，敢歸死於司寇。將伏劍，公跣而出，親止之。石公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曰：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求和諸戎，悼公將

之。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卒獲其利。十一年，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爲賂。悼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此和戎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二年，莊子始佐下軍。平公三年，遷將下軍。莊子卒，子獻子舒嗣。獻子事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七年，獻子與荀吳伐群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爲行，以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世，六卿益彊，公室卑。十二年，荀躒以賂誅大夫，析氏楊氏而分其田爲十邑。獻子爲政，命十邑之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徐吾、趙朝、鞏固、魏戍、餘子之不失職者也。其餘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邑而

後見獻子魏戊獻子之子也而晉人不以為黨仲尼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今將受梗陽人奈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三歎獻子怪而問之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曰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干位以令大事必有大咎明年獻子屬沒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焚焉卒於甯晉人去其柏擲獻子之孫曰襄子曼多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午中行寅范吉射攻趙氏襄子與

知氏韓氏共伐范中行逐之而分其地襄子之孫曰栢子晉哀公之四年知伯瑤狃於范中行之勝貪利無厭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鷙請而不與則兵加於韓不如與之將復請於他國若不與必爭則韓免於兵矣韓康子曰善與之萬家之邑一復請地於魏栢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於韓而韓與之魏若不與則兵至於魏矣栢子曰諾亦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喜復請於趙趙襄子不與知伯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伐趙然心知趙亡患必及韓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二子遂與趙氏謀反以兵攻智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圍晉陽也鄰立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

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耳
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
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曰夫勝趙而三
分其地城今且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盟約勢可
見矣是郄疵爲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出郄
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
相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作斯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
武子趙相子之元年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
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樂羊將攻中
山中山得其子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遺之羹羊

食之盡中山知其忍也下之羊還報色自得也文侯以羣
臣賓客謗書二篋示之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悲
夫贊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疑之文侯使子擊
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於君倉唐問
曰胡不遣人使上國乎擊曰願之矣矣誰可者倉唐請行
問君所嗜目好擊曰君嗜晨鳧好北犬乃遣倉唐縹比犬而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使者不敢見於
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人縹比犬敬上涓人文侯悅
曰擊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
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目所得聞

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
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
於其倫國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
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造矣文侯曰子之
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
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曰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襲衣曰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
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未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至
而衣盡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
公召之遂西見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稱曰遠賢而近所
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是
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
諸侯文侯嘗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哥太
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人主驕人則亡其國大夫驕人則
亡其家窮貧者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太子及
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自吾以行友子方而君日益

親百姓益附自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吾豈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過其間必式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任吳起守西河諸侯不敢加兵又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過飢饉水旱糴不貴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志親賢而愛民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來索兵以攻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亦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韓趙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以此終文侯之世不嘗與韓趙交兵文侯欲置相

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克曰臣聞卑不謀尊

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

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

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

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臣何負於魏成

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傳臣進屈侯黜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

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元哉子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
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上子夏
子之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
秦伐我至鞏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一年伐鄭城
秦敗秦于注三十五年秦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
三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將識文侯卒子擊立
是為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
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
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
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
年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與公中緩
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
中緩爭立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
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
成侯合軍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遂圍惠王趙謂韓
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

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卒夜去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
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公叔痤
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郊迎之賞田百萬公叔痤辭
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吳起之餘教也相地形決利害使
士卒不迷者已寧嬰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方已寧嬰襄田各十方王曰公
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
掩能士之勩復益田四十方為百四十方與秦戰少梁虜
我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惟趙世
家及秦魏韓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
惠王言寡人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齊
之所虜則太子申而秦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

虜太子申取龐素孝公初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

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之

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

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既滅

守之矣今此六中山君相魏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

齊宣王復使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太子申為上將軍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

泣王與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

年少不習於兵田忌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幸之於王王聽必封不聽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王矣太子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將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欲啜汁者衆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御果謂太子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龐涓死太子虜軍遂大破惠王召惠施而生旦之曰寡人怨齊至死不忘國雖小欲悉起兵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遠於計矣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也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之此計之不可者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如此楚王聞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必爲楚禽矣是一工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使人下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與魏和而下楚此可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衆而禽太子申目万乘之魏而卑秦楚諸侯之疾我者必衆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納魏王與之並朝者再三趙人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齊於徐州三十一

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以將軍公子卬而龍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滅六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

是徙治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空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醜之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何必曰利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惠王卒子襄王立將葬惠王而天大雨雪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請弛期太子曰吾爲人子而以民勞費用之故無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群臣皆不敢言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其惟惠公乎乃告惠施惠施曰諾駕而召太子曰葬日乎太子曰然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齧之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后後更葬今葬有日而雪甚難以行意者先王亦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夫太子爲及日之故而不改得毋嫌於欲亟葬乎若弛期而更日此亦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使更擇日襄王元年與齊宣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追尊父爲惠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万五千于彫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

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
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
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荀勗曰和嶠
云紀年起自
黃帝終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
王但言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
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王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三
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
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兩王之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
無哀王然則今三者魏襄王也又案司馬貞索隱言世本
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太史公記襄哀之年紀事甚明蓋
無足疑又孔衍叙魏語亦無哀王蓋紀年失哀王之代故
分襄王之代耳故今仍以史記為定張儀復歸秦哀王
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

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
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
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
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
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
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
誰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
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
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

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比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

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武王后来歸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與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三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伐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問之對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

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
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
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
罪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
支秦芒卯謂秦主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王能使臣
爲魏司徒臣能使魏獻秦長羊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
因任之以爲魏司徒卯謂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
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
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王曰善因與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怒芒卯曰臣有死罪雖
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誠赦臣臣爲王責然

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有意欲以下大
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
山東之士無復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澹下兵
也今以兵從矣卯并將秦魏兵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七
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
東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十年齊
滅宋宋王死我溫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來奔
昭王以爲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
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
至大梁而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
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

凌君二年秦又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又韓趙殺十五
万人走我將芒卯王將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王之事秦
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
爲我呪曰入而不出請徇寡人以頭訢曰許綰之首猶鼠
首也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
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
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
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行
欺之也支期曰王勿憂呂使長信侯請無內王即見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
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
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
安窮乎安貴乎長信侯曰樓公已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支期隨其後先入
見王曰王僞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
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五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秦蘇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
群臣之私而王不察也且夫欲墮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

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鳥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用鳥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

芒然芒然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

又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

口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

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

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

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趙王曰魏爲從主而違者范

痤也王能以万户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范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如瘞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
奈何故不如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瘞魏王曰善瘞因上書
信陵君曰瘞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瘞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
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謂
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苟
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故不
若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
以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去
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
之禍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
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
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
也若導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
是知伯之禍也秦之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
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必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
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

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遺城盡拔文臺雒邑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山河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

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窳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向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魏王使晉鄙以兵

救之畏秦不行信陵君矯奪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
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魏無忌自趙歸魏率五國之兵攻
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
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
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
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
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
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
鄴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決河灌大梁

假遂滅魏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此六世矣此必魏之

君之諫安釐王親秦而伐韓也固曰秦惡安陵氏欲誅之
久矣又戰國策安陵人有縮高者信陵君欲取之安陵君
不遣縮高自殺信陵謝之然魏之亡也秦王使人謂安陵

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

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

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

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西門豹李悝盡力耕

段于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古史二十一

韓之先曲沃桓叔之後也

外傳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

之賜故杜預章昭皆言韓氏桓叔之後

柯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弟曰

韓萬晉鄂侯四年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

殺之武公三十八年代有晉國韓氏始入晉為大夫萬之

孫簡事晉惠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使簡視秦師簡

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不可與戰惠公不聽兵敗秦人執

之以歸簡曾孫子輿子輿之子曰獻子厥晉靈公之六年

趙盾言之於公以為司馬秦晉戰于河曲盾使人以其乘

車干行獻子戮之眾皆怒盾獨喜曰舉而不黨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召獻子而禮之曰子勉之終是心也可以臨長

晉國矣景公十一年獻子之爲司馬二十七年矣從於伐
齊齊師敗獻子從齊侯執繫於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幾
獲齊侯逢丑父以身代齊侯齊侯逸十二年晉作六軍而
獻子將新中軍十三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郇瑕
氏之地曰饒沃而近鹽不可失也獻子曰山澤林監國之
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有汾澮以流其惡居之無疾公從之遷于新田是歲楚伐
鄭藥書禦之遇於繞角楚師還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
索群帥皆欲戰獻子與荀首士燮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而家伐蔡旣遷難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藥書從之自是
軍行以三卿爲謀而師無有功十七年景公謀趙氏

子武從其母姬氏畜于公宮分其田以與祁奚獻子言於
公立武而反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晉楚戰於鄢陵
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卻藥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
子辭焉乃免於亂悼公立獻子爲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
七年獻子請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
以無忌掌公族大夫獻子雖去位而荀瑩爲上卿稟焉以
從政卒以服楚而伯諸侯十三年命宣子將上軍宣子願
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年宣子聘于周稱晉士起靈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
澶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必韓

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文子卒宣子為
政出聘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至齊
見公孫寗之子旗與薑之子強曰非保家之主也弗臣齊
人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
知之矣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求玉于賈人子產弗與宣
子以玉與馬謝之曰子命起舍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宣子好善而不立晉大夫范鞅荀躒貪而不信以賄誅祁
羊舌氏而分其邑楚滅陳蔡畏楚而不能救魯季氏
若取賄而不能納宣子居其間無所可否

益衰魯叔孫之言皆信頃公十二年宣子卒子簡子不信

嗣定公三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十五年與知

趙魏三家共逐范中行氏左傳晉頃公之十二年當魯昭

是歲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而史記年表周元王元年猶

為韓宣子之年故逐范中行猶為宣子之事左傳宣子沒

簡子不信繼之史記年表宣子之後遂至康子而世家宣

子之後有貞子而後至簡子太史公言韓氏世次自此以

上脫謬簡子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嗣晉哀公四年

尤甚 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康子必取成臯

康子曰成臯石田也無所用之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

之權者地利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從之及韓之取鄭也
實自成臯康子卒子武子嗣武子二年代鄭殺其君幽
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虔立景侯元年代鄭取雍丘

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

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

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

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敗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

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

鄭六年嚴遂弑哀侯及相韓傀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

十六年當哀侯六年皆書韓嚴弑哀侯而刺客傳言嚴仲

子事韓哀侯與相使累有卻使誦政刺殺俠累戰國策亦

言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其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

使累累走抱哀侯并中哀侯以刺客傳及戰國策考之則

蓋政刺使累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之去韓久矣而史

書韓嚴弑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弑君之義也然則年表世

家書列侯二年盜殺相使累者誤矣今子懿侯立懿侯元

故削之仲子嚴遂字使累韓傀字也

年與趙因魏亂伐之圍魏惠王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

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六年

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脩術行道國內以治

諸侯不來侵伐十一年昭侯如秦史記十年韓相我其君

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

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矣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宣惠王八年魏敗我韓舉十年初稱王十一年與趙會區黍十四年秦敗我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鯁申差於濁澤公仲謂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王曰善乃警具仲之行將西賄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
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
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王聽臣爲之
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不爲
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爲能聽我
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
必不敬是因韓秦之兵而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乃警
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
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

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王聞之大悅止公仲之行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
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
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
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秦秦
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
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
殆不合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

王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外以歸今也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元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外者張儀而已其實猶不失秦也自楚國不與秦一節史記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秦三十二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宣王

十二年昔云楚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然則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今據徐說正公仲從之秦果出兵與韓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冷向謂韓咎曰蟣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史記說韓各芊戎者皆蘇代一人而異說理必不然矣戰國策以說韓各為公向蓋得之矣十三年立子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

與秦武遂地二十五里十年秦敗我兵夏山十二年與秦會西周助諸侯攻齊濟西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釐王卒子相惠王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王謂公子他他他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秦韓接境壤界其地不能

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王恐使陽城君謝秦請效上黨以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將入上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將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秦而願為趙請敬內之趙王受之秦怒移兵攻趙

十三年秦拔趙上黨擊殺趙括坑趙兵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忝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成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相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信陵之說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

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又李斯上書言趙高必為亂曰如韓玘之為韓安相也此二事皆二人所親見而至漢氏太史公不得其事矣大抵戰國事韓最踈略耳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

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韓世家第十五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古史二十三

田敬仲字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敬仲善於禦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為賢將以為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
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
爲田氏生田穉孟夷夷生田湑孟莊莊生文子湏無事齊
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
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栢子無宇文子在而栢子出
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遠啓強來請
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栢子辭且乞師崔杼弑莊公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高
魚氏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歛
而急於刑戮栢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
量錢而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與
叔句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萬卒其
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栢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氏施見栢子
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栢子稽首曰頃靈
福于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栢子曰欒氏高
氏將攻陳鮑栢子甲以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
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栢子與鮑氏分
其室晏子謂栢子必致諸公栢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
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
逐於欒高者栢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履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晏子言於景公以陳氏為虞勸公力行仁

文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於淫

樂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相子卒子僖子乞嗣史記范中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按左傳景公與衛叛

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景公嬖少子荼使國夏高

張傅而立之寘群公子於萊公卒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

共伐之二子戰敗出奔僖子立悼公遷荼於駘而弑之僖

子卒子成子恒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弑之而立簡公壬簡

公嬖闞止使為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

闞止因弑簡公而立公弟平公史記成子既弑簡公懼

諸侯誅已乃盡歸魯南

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率左傳成子歸

魯也以子貢之言不得已而與之本非成子所以自守

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約三晉之

實又是時吳滅已久而言通吳越之使亦非確論也故

不錄成子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成子於是

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為

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子夢之

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顏涿聚

之子晉曰而父死於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

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

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

十有子百餘人史記成子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

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譙周以百數賓客舍入出入者不禁故

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為此失行也周說有理

史記不取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

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

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

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

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十一

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色不聽政太公

還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

年六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

天子及諸侯請立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

太公立為齊侯列於周室二年而卒子相公午立相公五

年韓魏趙伐我至桑丘史記三國世家及年未皆書此事

求救於齊相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驕忌

曰不若勿救段子朋曰不救則韓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為

之以燕與齊也相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

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

襲燕國取桑丘案騶忌相威三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又

據戰國策田臣伐燕之謀乃潛王十年伐燕噲子之
年而叔之潛王六年救衛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
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
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
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

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

史記於此言敗魏濁澤圍魏惠王其事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王初親政伐魏於是齊國震懼以自解則可必未暇與韓趙圍惠王也

於是齊國震懼於齊二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

鼓琴以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

號曰成侯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

會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

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

亦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慚不懌而

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

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試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時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騶忌言於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殺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作牟表作大夫矣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與騶忌謀令人操卜一作作夫人然今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

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奔二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王知田忌為騶忌所買乃召而復其位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比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
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
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
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爲卿皆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屋首
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
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
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

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聞
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爲趙魏廢王而務附焉
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
中山恐亡其國必廢王事齊賢於爲趙魏驅羊矣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
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
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久

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
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
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
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
我万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
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万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
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吾恐
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
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

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
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
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
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
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
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
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
而寡人不與聞焉耳吾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
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
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

何在其存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欲攻子之儲子謂湣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伐韓韓求救於齊湣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之也韓楚趙之也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

言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湣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燕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毀屈而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遂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

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為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於秦楚太子橫先質於齊潛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為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潛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今不聽是

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王受之而勿庸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與秦為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以伐桀宋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敬秦為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且

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代之在燕回與燕昭王謀伐宋以弊齊因謂湣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策也且聞王者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彈其臆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弗為湣王曰善三十八年使韓聶將而伐宋秦昭王聞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

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矣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出奔魏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

伐我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初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湣王斲之檀衢故百姓不輔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亦殺之故大臣不親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向子以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湣王不與軍遂破走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孫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昔楚使淖齒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數湣王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

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
哭者人以生口也天地人比以生且矢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
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齊
人有王孫賈者年十五事湣王王出走失王處其母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刺淖齒殺之畫邑有賢者三蠋屢諫王王不聽退而
耕於野燕人知之令軍中無入畫邑三十里使人謂蠋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男女不更二夫國旣破亡

吾不在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絕脰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
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服變姓名爲莒
太史噉家灌園太史噉女竒其狀兒以爲非常人憐而竊
衣食之因與私通焉淖齒旣死莒中人推求湣王子得法
章立之是爲襄王以保莒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
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
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卅九年
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爲后

是為君王后建之母也太史敷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涸甕沃焦火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餘方遂圍邯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何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鄆

三國與秦壤界而既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惡楚秦欲取齊故使蘇洵之楚使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秦之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

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使人以消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滅次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嘉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三年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云社稷而王秦王還頁而反雍門司馬與即墨大夫即入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鄒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為大王不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并於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年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

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
推推破連環謝秦使曰謹已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戒建
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齊
間金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
三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
曰松邪拍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
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不一其勢

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
秦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
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
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
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
親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
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
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王死李園專國負
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三遷信讒以誅李
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玆燕丹私
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